

第十八回 戲新婦吉席自招磨 為情郎舟中各吃醋

詞曰：

翠被香濃，笙歌乍歇，洞房佳景思量。含羞解扣，欲上牙床。無端幾句調情語，弄一天好事乖張。嬌娘啼泣，論黃數點，急煞新郎。聞言非忍，惡口相傷。恨少年心性，忒覺猖狂。把千金一刻，看做平常。今宵輕怨風流過，恐伊家看慣行藏。且教先授波查權，硬著心腸。

右調《高陽臺》

當夜，新人轎到寓所，儂相掌禮交拜，引入洞房。合盞酒畢，楚卿替他除下珠冠。若素偷眼一看，此驚非小，原來是喜新。暗想：父母好糊涂，嚮說是胡楚卿，甚麼又是吳子剛。又轉念：飯店時原對我說，「有本事兩個都是我的」，想必他腳力大，楚卿不敢與他爭。如今總是姻緣，祇索憑他罷了。祇見楚卿斯斯文文，作一個揖道：「夫人，下官當初偶到上蔡，聞得夫人才貌無雙，特央遂平縣尹翁爺說親，令堂不允。後來聞令尊大人選詩擇婿，故欣欣而來，不意選中。那時，下官甚喜。但夫人大才，未經拭目。今夜花燭洞房，正《花魂》《鳥夢》兩詩會合之時，肯賜捧覽，以慰鄙懷否？」

若素聽了，又惕然道：這個是胡楚卿。喜新原對我說，年貌相同，一時難辨。今日果然。因答道：「閨閣鄙詞，不堪污目。」楚卿道：「夫人才欺謝女，慧軼班姬，正宜夫唱婦隨，何須過遜？」若素遂取拜匣開了，檢出《花魂》《鳥夢》的詩，放在桌上。楚卿閉上房門，把詩在燈下細看。當時，若素覷楚卿，舉止雍容，言詞宛麗，暗喜道：比喜新更勝一籌。看官，為何一人而前後不同起來？不知當初做書童時節，見了若素，雖然風流嫵媚，未免心慌意亂，進退輕浮。及至京門外店中相遇，雖則大模大樣，卻是言尖語辣，有凌逼的意思。若素滿心提備，先帶一分拒他的主意，卻不曾有倚翠偎紅的款致。今日中了進士，妻子已到手，大紅袍、犀角帶，心安意適，講話也自在了，舉動也官體了。所以若素一雙俊眼，就視得勝於喜新，意思起來，心內十分歡喜。

楚卿看完詩，忽然點頭道：「意如月上海棠，韻似花堤鶯囀。具此慧心，焉得無紅葉傳情、藍橋密約之事乎？」若素聽得，悚然道：「呵喲，此話何來？必須說個明白。」楚卿道：「是尊婢妾兒對我講的。他說當初吳子剛慕夫人才貌，扮做書童，投入貴府，曾與他聯吟迭和，後來令堂知道，驚走了，不曾到手。下官所以疑到此處，或者妾兒瞞我，替夫人賴著些他話不可知。」若素哭起來，罵道：「妾兒這賤丫頭，彼時你看上了喜新，偷我的詩稿與他。你如今已獨佔乾坤，卻要在我名下謗我是非。我與你不得甘休。」對楚卿道：「如今妾兒在那裏？」楚卿道：「在我家裏。」若素道：「這個親做不成。我是路柳牆花，明日送我回去，叫妾兒來，對明白再做區處。」

看官，你道楚卿心上，本是了了，無非調情取樂的意思。見若素認真起來，哭個不止，沒奈何走近身邊，陪著笑臉，將左手從後面搭在若素左肩上，把右手衣袖替他拭淚，道：「下官原是取笑，夫人息怒。」若素把身軀一撇，推開楚卿手道：「另事好取笑，這話可是取笑的？」祇是哭。楚卿唱喏賠禮。若素道：「放屁！你甚麼人敢強奸我？」楚卿道：「低穩些，外人聽見不雅，那有丈夫強奸娘子的？」若素道：「誰是你娘子？」楚卿道：「不過取笑，妾兒並無此言。甚稱夫人守禮。」若素聽了，心上暗轉道：如此吳子剛是個好人，我身子就無事了，祇娶秦小姐與他便妥。遂答應道：「這是真的麼？」楚卿道：「怎麼不真？今番息怒了，請睡罷。」若素道：「初相會，就如此惡取笑！必等妾兒來，當面一白。」楚卿道：「素知夫人冰清玉潤，今又見才貌出群，心中得意，故取笑一句。是我不是了，不必介懷。別樣事等得妾兒，這個，妾兒替不得你。」遂攙過來。若素皺著眉，含著羞，祇得憑楚卿寬衣解帶，抱上床來。正是：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才郎著意憐。這事，按下不題。

卻說庫公子當日嚇壞了，一邊著人挨訪，自己連夜入京，不敢對父親說。後來挨訪的回報，俱說遠近並無蹤跡。庫公子聽了，暗想：必定自溺死了。當時也就丟開。及至今日，自己不曾中，聞得沈家中了兩個女婿，初十日纔嫁出去，心上疑惑起來。先著人到朱家一訪，誰知沈長卿托過的，門公道：「沈家有兩個親生小姐。」那人又問：「你家小姐可曾到上蔡去麼？」門公道：「娘舅家裏，常年去慣的。」及到沈家來訪，正遇著李茂。遂問道：「沈老爺共有幾位小姐？」李茂見這人像官宦人家的，遂應道：「三位。」那人道：「都嫁了不曾？」李茂道：「大小小姐嫁與遂平吳翰林；第二個是娘舅家裏，嫁與庫舉人；第三個前日嫁與鹿邑胡翰林。」庫公子得了此信，心上懼道：「一嚮長卿在刑部牢，不曾去探候。倘或問起女兒怎麼處？祇得與父親商議，又替他題一本，是買好的意思。」

朝廷準下，改撫大同等處。長卿猜知其故，往庫家致謝。回說不在家。長卿令李茂問門公，道：「我家小姐在此好否？老爺因家中多事，未及問候。」誰知庫家也預先囑托門上，答道：「你家小姐另住別宅，不曾進京。」李茂回復長卿。明日，庫公子備一個門婿帖來拜見，長卿見了。茶罷，恐庫公子不安，先說道：「二小女雖非己出，原是遠族侄女，因彼父母雙亡，老妻撫如己子，書畫詩詞，色色精巧，老夫素所鐘愛。今幸配賢婿，所托得人矣。」庫審文肚中轉念：還好，幸喜得是繼女。因答道：「原來不是岳父所出。」說完，兩個翰林齊到。三位姨夫會面，推讓半日。長卿道：「依小女排行罷。」審文居右，楚卿居末，子剛居中。茶罷，長卿留酒。審文苦辭，說道：「小婿別令愛多時，明日就要回鄉，當回去料理行裝。但岳母尚當拜見。」長卿假意道：「老妻渴欲識賢婿一面，奈方纔朱襟兄家請去了。」審文怕話出馬腳，遂說道：「後會有日。」作別出門而去。三個說起好笑。以後，庫家也不來，長卿也不去。那裏想：繼女自不關切；這裏也不去截樹尋根。各自心照，樂得無事。

閑話休題。過了三日，楚卿對若素道：「我如今要回鄉祭祖了，子剛連次催促，要與你去娶還他美人之事。」若素道：「你去擇個日子，先打發人去下聘，一面告假回鄉，順路停妥此事罷。」楚卿暗喜。遂擇四月初六日，若素令李茂持彩緞八表，金釵數事，吩咐許多話，打發先行。楚卿、子剛告過假，同夫人初二起身。長卿因上告老表未下，對楚卿道：「你同小女先行，我待旨下，同你丈母隨後就到。」楚卿著蔡德先往張家灣，僱三隻大座船。初二日清早，家人與若素一干先起身，程朝奉與楚卿、子剛餞別，直至下午起身，祇得住在章義門外。

是晚，若素轎到張家灣，上船宿歇。明日起來，不見楚卿到，叫兩隻船先開，留一隻等候。是在早起，子剛與楚卿趕至通州，見前面四五乘轎，送一個麗人來。原來是妾兒同幾個家人使女，軒然而至。子剛喜道：「久望不到，正在懸望。」

細敘罷。」同至河口。子剛管家接著，道：「胡奶奶等不及，先開兩隻去了。」楚卿笑道：「甚好機會。」齊下船來，各見禮過。衾兒稱賀一番，退入房艙，隔屏語道：「等程家親眷起身，二月初十日，忽京中寫字回了我，不必到京。到後報中進士。有人說做翰林，不得出京。婆婆恐無人照顧，我又念著小姐，所以今日纔來。」子剛道：「小姐已做過親，船在前面。如今又要替楚卿另娶一位。」衾兒問其故，楚卿遂把前事並假子剛名字說一遍。衾兒笑道：「這番是得隴望蜀了。」楚卿道：「總是不該，望嫂嫂遮蓋。今日來得正好，但目下千萬吩咐水手，要離開前船一二里，到初五日晨後，方可同歇。嫂嫂會我夫人，斷不可說出以前原故。」又叮囑如此如此。衾兒道：「我怎好欺小姐？」楚卿隔屏作兩揖，道：「日間要瞞我夫人，夜間過船，又要求你盡情直說，方可解得爭鬧。」子剛笑道：「何須著急？我兩個自然依計而行，祇要謝媒酒盛些罷了。」楚卿大喜。另覓一隻小船，趕上大船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便見。

評曰：

楚卿在飯店遇著若素，把自己認作子剛，句句打楚卿破綻。今做親後，把子剛藏著，自己句句吹噓，對答談鋒，儼同海浪秋雲，轉折變幻。

[返回 >> 情夢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